

[伊朗] 志费尼 著

世界征服者史

(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)

译者 何高济 校订者 翁独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Shijiezhengfuzhe Shi

111
15
901
〔伊朗〕志费尼 著

世界征服者史

(上 册)

〔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〕

译者 何高济 校订者 翁独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·呼和浩特



CICIR 034618

〔伊 朗〕 志费尼
世界征服者史
(上 册)

(据波伊勒英文本翻译)

译者: 何高济 校订者: 翁独健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5.625 字数: 334千 插页: 8

1980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500册

统一书号: 11089·34 每册: 1.75元

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汉译本序

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族的兴起与强盛时期的历史，在波斯文方面最重要的史料是志费尼书、瓦萨甫书和拉施特书。在这三部史书中，志费尼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占有突出的地位，它成书最早，所记述的史实大部分是著者亲见亲闻的，因此它是最原始的，也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史料。

阿老丁·阿塔蔑力克·志费尼，公元一二二六年出生于波斯的志费因省。他的祖辈历任塞勒术克朝和花剌子模朝，相继任“撒希伯底万”（财政大臣）的职位，因此，“撒希伯底万”差不多成了他家族的代号。他的父亲巴哈丁在蒙古统治时期，实际也担任呼罗珊、朮穆答而的“撒希伯底万”。志费尼本人在二十岁前已开始为蒙古政府服务，不久成为蒙古人派驻乌浒水以西诸省长官阿儿浑的秘书。阿儿浑几次入朝哈刺和林几乎都携带志费尼同行。正是在他们

第三次哈刺和林之行中，志费尼应友人之请，开始撰写这部巨著《世界征服者史》。

志费尼生活的时代，距他撰述的史实，十分接近。很多材料是他在旅途中所采集到的，其中包括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传说，读起来仍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。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，志费尼是第一个予以完整、详尽报导的史家，也是这方面的权威。例如，他记布哈拉遭到蒙古兵的洗劫后一个幸存的逃生者，当他被问及布哈拉的情况时，回答说：“他们到来，他们破坏，他们焚烧，他们杀戮，他们劫掠，然后他们离去。”简短的几句话，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破坏和人们的恐惧心理。

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所叙述的年代，起自成吉思汗，止于旭烈兀平阿杀辛人的阿剌模忒诸堡。全部可分为三部分：第一部分的内容包括蒙古前三汗，成吉思汗、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历史；第二部分实际是中亚和波斯史，其中包括花剌子模的兴亡、哈刺契丹诸汗，以及那些地方的蒙古统治者，如成帖木耳、阔儿吉思、阿儿浑、舍里甫丁，等等；第三部分内容庞杂，它

从拖雷开始，以较大的篇幅谈到蒙哥的登基及其统治初期的史实。鉴于志费尼随阿儿浑的第三次哈刺和林之行是去朝贺蒙哥即位，而且他们在哈刺和林滞留了整整一年半，这部分应当是最有价值的，比《元史》的记载要详尽许多。然后是旭烈兀西征，阿剌模忒诸堡的攻陷，被伊斯兰教视为异端的亦思马因人，即阿杀辛人在亚非的统治。第三部分没有完成，按原书的计划，它只是第二大卷的一部分。志费尼活到公元一二八三年，而且长期担任报达长官的职位，但他再也没有写下去了，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

《世界征服者史》长期只有钞本传世，由于米尔咱·穆罕默德·可疾维尼的辛勤校勘，一九一二年、一九一六年、一九三七年，先后出齐了全书三卷的波斯文排印集校本。过了二十多年，一九五八年才出来了波伊勒根据这个集校本的英译本。六十年代初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高济同志已着手这部巨著的汉译工作。计划第一步先将英译本转译为汉文，然后第二步再根据波斯文本进行研究、考释和重译。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工作被迫停

顿达十余年之久，现在只完成了第一步工作。自洪钧《元史译文证补》问世（1897年）后，我国治蒙元史者已经知道有志费尼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这部波斯文史料，但一直没有可能读到原书。现在这个译本的出版，可以初步弥补了这个缺陷。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现，将成为我们今后有计划地进行对波斯文史料的翻译、研究和校注的开端。

翁独健

一九八〇年四月于北京

前 言

志费尼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是研究蒙古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。他的三卷波斯文本,由米尔咱·穆罕默德·可疾维尼校勘,分别刊行于1912年、1916年和1937年,收在吉伯丛书中。波伊勒的英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权威的波斯文本翻译的。

尽管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早已为学术界公认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,而且为多桑和巴尔托德这样的著名学者所引用,它长期来没有一个欧洲文字的译本,因此波伊勒是第一个把全书用一种欧洲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人。据波伊勒自己的叙述,他最早接触到志费尼书是在1938年秋,而到1958年英译本问世,其间足足有二十年。从译文本身看,也从译者所加的注释看,英译者在这部著作上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劳动,致使这部因辞藻过于华丽而难以卒读的史书能够为欧洲读者所接受,同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。我们看到英译本问世后,立即受到重视,有人甚至评论它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部译著。

波伊勒是波斯语专家,而他在史学范围内的专长是十三世纪的波斯史和蒙古史。他的翻译,没有满足于依样画葫芦,也就是说,没有满足于机械地把可疾维尼

校勘的波斯文本译为英文。在翻译过程中,波伊勒对志费尼书及有关的史实作了进一步的研究,订正了可疾维尼编本中的一些错误,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点。

志费尼最早记录了成吉思汗西征后分封他的四子: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和拖雷;第三子和他的继承人窝阔台的封地,据原波斯文的记载(第I卷第31页)是在AYMYL和QWNAQ地区。前一地名无疑地就是《元史》中叶密立(Emil)的对音,今新疆的额敏河流域,在元代也是一城名。后一地名QWNAQ,波伊勒据伯希和的意见把它订正为QWBAQ,即Qobaq,额敏河以东一条河名,清代文献中的霍博克河或和博克河,发源于和博克赛里山。据《元史》《太宗本纪》,成吉思汗死后,窝阔台“自霍博之地来会丧”,可以证实志费尼的Qonaq为Qobaq之误,而窝阔台系从他的分地去赴丧。

这类订正还可举出若干。察合台的一个孙子Yesün-Toqa,在原书(第I卷,第205页)中讹为YSNBWQH,即Yesün-Buqa,其残名保存在《元史》卷三《宪宗本纪》的〔也〕孙脱〔花〕中。他因反对蒙哥登基,据志费尼说先跟脑忽和失烈门囚在一起,后来又给充军。又如西辽在八剌撒浑兴建的城市Quz-Baligh、Ghuz-Baligh,即虎司八里(虎司斡耳朵),在原书中

均误为 Qur-Baligh (第 I 卷, 第 43 页), Ghur-Baligh (第 II 卷, 第 87 页)。显然, 这些订正对阅读原著是有帮助的。

波伊勒指出如下一个事实: 为避免提到一些蒙古宗王的真名, 志费尼常使用他们死后的称号。最明显的是窝阔台, 他在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中又叫做 Qa'an。Qa'an 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称号, 突厥人的可汗。《元朝秘史》中汉译为合罕,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均有此尊称。但当志费尼单独使用它时, 那就是特指窝阔台了。这必定是窝阔台死后在社会上流行的称呼, 因为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例证。1276 年龙门神禹庙蒙古汉文令旨碑中曾提到“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”, 这里的匣罕, 正如冯承钧的注释说, 即太宗窝阔台。另两块碑, 即 1296 年和 1297 年河南安阳白龙王庙圣旨碑, 又写作哈罕皇帝。此外, 刘秉忠在和林的上书中两次出现合罕皇帝之名, 也指的是窝阔台(《元史》卷一百五十七《刘秉忠》)。王恽的《秋涧大全集》卷八十七, 更明确地把窝阔台称为“太宗合罕皇帝。”

拖雷在志费尼书中有时被称作 Uulgh-Noyan。波伊勒指出, 突厥语的 Ulugh 训为大, Ulugh-Noyan 义为大那颜, 它的蒙语同义词是 Yeke-Noyan, 这是拖雷死后的称呼。据《元史》《祭祀志》, 睿宗(拖雷)题曰“太上皇也可那颜”, 也可那颜当即 Yeke-Noyan 的音

译。王国维据此证实《圣武亲征录》中的“四太子也可那颜”七字连读，指拖雷而言，非为两人。可见拖雷死后常被称为大那颜。他的寡妻，唆鲁禾帖尼，在志费尼书中写作Sorqotani Beki，省称Beki，义为后妃。查《元史》《顺帝本纪》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：“至元元年（1335年）三月，中书省臣言，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别吉太后于内，请定祭祀，从之。”别吉显然就是Beki的对音，唆鲁禾帖尼死后的称号。

但是，波伊勒的考订并不都是正确的，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。在这方面我们仅举一两个例子。

在《合罕言行录》一章中，志费尼极力颂扬窝阔台的乐施好善。除去那些浮夸之辞和不实之处外，这章内包含了窝阔台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。其中有如下一个有趣的事件。志费尼说，在契丹国有个叫做TAYM'W的城市，该城的居民上书称，他们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债，请求下诏给债主，缓期归还。窝阔台说，如果叫债主缓期，那债主要受到损失，如果置之不理，那人民又要倾家荡产，因此，好心的窝阔台吩咐从国库中偿付。诏令一下，欠债的和收债的都前去国库领取现金。这个故事，我们从《元史》中找得到若干条类似的例证，例如，《太宗本纪》曾载录公元1240年窝阔台“以官民货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，名羊羔息，其害为甚，诏以官物代还，凡七万六千锭。”

志费尼提到的城名 TAYM'W，波伊勒把它订正为 TAYNFW，即 Tayanfu，山西的太原府。这个订正是缺乏根据的。志费尼书的各个抄本在著录这个地名时均保留了鼻音 M，拉施特的《史集》同。维尔荷夫斯基俄译拉施特书把这个地名转写为 Tai-min-fu，至少拉施特书的一个抄本实作此形（维尔荷夫斯基译拉施特书，第 52 页注⑤）。志费尼书的一个抄本（D 本）作 TA NMFW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Taminfu 的讹误。从这些线索看，志费尼所说的这个城市，不是山西的太原府，而应为河北的大名府，志费尼和拉施特均无错误。按《元史》卷一百五十二《王珍传》载：“岁庚子（1240 年），入见太宗，……珍言于帝曰：‘大名困赋调，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，及逋粮五万斛，若复徵之，民无生者矣。’诏官偿所借银，复尽蠲其逋粮。”这里说的官偿所借银，和志费尼的记述颇有相同之处，但志费尼的记述更为生动和详细。大概在窝阔台统治时期，确实有过由政府偿还大名府百姓欠债的事。

贵由登上宝座后，派遣两名将官去攻打契丹蛮子国，其一是速不台，另一名，原波斯文作 $\dot{Y}$ ΓAN（第 I 卷，第 211 页），波伊勒把它读作 jahan，蒙语的“象”。此人当即蒙古初期著名的大将，《元史》中的察罕。据《元史》《察罕传》，定宗（贵由）即位，“命（察

罕)拓江淮地”，与志费尼的记载吻合。考虑到汉语对这个人名转写的准确性，伯劳舍把它读作^VCRAN即chaghan“白”，是更为正确的。拉施特和《元史》对察罕的生平，所述极为近似，二者所依据的应为同一史源。

上述例子说明，波伊勒未能广泛地参考和利用《元史》之类的汉文史料。尽管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，并曾就教于一些学者。对于《世界征服者史》、《史集》等波斯史书的考订和研究，汉文史料始终具有头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例如蒙哥的异母兄弟拔绰，他母亲名字在拉施特书中为一空白，但据《元史》《牙忽都传》，“拔绰之母曰马一实，乃马真氏”，可以知道他的母亲是个乃蛮人，足以补拉施特书之缺。不仅在史实的订正方面，就连志费尼和拉施特所述的蒙古风俗习惯等，都能用《黑鞑事略》、《蒙达备录》等书来作对比研究。在这个领域内，前人虽已作了不少工作，总的说来还大有探索的余地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波伊勒的翻译和考释显得不足和逊色。

中国学者是经过洪钧的介绍才知道志费尼的。洪钧给志费尼作的简短介绍，现在已无多大的意义，而且包含了一些明显的错误，为后人盲目地承袭下来。志费尼的父亲，名叫Baha-ad-Dīn，按《元史》的译音是宝合丁，但洪钧把他考证为《元史》《宪宗本纪》中辅佐阿儿浑管治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的法合鲁

丁。法合鲁丁也是个常见的回教人名，其对音为 Fakhr-ad-Din，在志费尼书中另有其人，不是志费尼之父。尽管这样，读者仍能从洪钧的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中间接地得知志费尼书的一些内容，作为开拓者，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。

继洪钧之后，冯承钧翻译出版了多桑的《蒙古史》。多桑书中大量引用志费尼的话，使读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他的著作。但是，多桑只能根据巴黎图书馆当时保存的一个无足道的抄本，进行工作，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一些重要的内容仍不能为中国读者所知。六十年代初，翁独健先生提出翻译志费尼书的计划，由我来具体作这项工作，因种种原因，特别是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工作时断时续，任务一直未能完成。近年来，在翁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，这项工作终于得以继续进行。现在，我们根据波伊勒的英译本，把《世界征服者史》译为中文，使我国读者得窥这部波斯文史书的全貌。至于根据原波斯文本作进一步的考订和研究，则有待今后努力。

在译名方面，我们主要采用《元史》的译音，兼采《元朝秘史》。原则是尽量做到名从主人。如一些人名、地名，等等，在《元史》、《元朝秘史》及其他史料中没有著录，或者没有考证出来，那就采用洪钧、冯承钧等的译法，或自行翻译。为便于查阅英译

本，我们在这个汉译本的左页边上，标出英译本的原页数。在注释中及索引中提到的“见……页”，指的是英译本的原页数，并非指汉译本的页数，这点是需要说明的。

中 译 者

于北京1980.2.1.

英译者序

一、作者生平

阿老丁·阿塔蔑里克·志费尼非常可能诞生于1226年。这是西利亚史学家达哈比提出的时间^①，并且它与志费尼自己的说法相一致：当他开始撰写他的史书，也就是当他在1252年5月和1253年9月之中居住在哈刺和林期间，他是二十七岁。如志费尼的名字所表明，他的家族和呼罗珊的志费因县有关系。这个县，今天叫做扎哈台，位于你沙不儿西北，在哈尔达和扎哈台群山之间的一个盆地中；首镇在当时是阿萨德发，后来此地的重要性下降，但仍然在大型地图上找得到。著名地理学家、志费尼的同时代人牙忽惕，把他曾访问过的阿萨德发描写为一个繁荣的小城，有清真寺和一个市集；城门外有一所供商人住宿的大客栈。就在这里，志费尼的高祖巴哈丁迎候了花刺子模沙帖乞失，当时后者在向波斯最后一个塞勒术克王算端脱黑鲁勒开战中，途经于此。这里也是著名的兄弟俩，伊儿汗的丞相苦思丁和蒙古侵略史家阿老丁，诞生之地^②。

他们出身的家族是波斯最显赫的家族之一。志费尼一家子在塞勒术克和花刺子模沙统治下都身居高

位；同时他们自称是刺必阿之子法即勒的后裔，他继巴密赛族人之后为哈仑拉施特服务，而且他又依次把他的系谱追溯到第三个哈里发斡思蜜的一个自由民。他们是那样经常任撒希伯底万，即财政大臣的官职，以致该头衔已变成一种家族的别名，志费尼之兄苦思丁有这个称号，他实际担任此职，尽管他也是旭烈兀，还有旭烈兀之子和第一个继承人阿八哈的大丞相，志费尼本人亦有此称号，他实则是八吉打的长官。

志费尼的祖辈中，前已提及的他的高祖巴哈丁，有个舅父穆塔哲伯丁·巴的阿，是塞勒术克算端桑扎儿的书记和宠臣。在志费尼书中叙述说，他怎样进行调解以挽救诗人瓦特瓦特的命，诗人因他的诗句得罪了算端桑扎儿。作者的祖父苦思丁·穆罕默德在不幸的摩诃末花刺子模沙手下，当后者从巴里黑逃往你沙不儿时，他跟随着他。临死前花刺子模沙任命他为撒希伯底万，并且摩诃末之子，鲁莽的冒险家扎兰丁，批准他任该职，在摩诃末死后他又为扎兰丁服务。他死于今东土耳其凡湖岸边的阿黑刺忒前，时值他的主子围攻该城，据史家伊本额梯儿，围城是从1229年8月12日延续到1230年3月18日。扎兰丁的秘书和传记作者讷萨忒是苦思丁的遗嘱执行人。按照死者的愿望，他把他的遗骸运回他的故乡志费因，而他的财产，通过可靠的中间人，被交给了他的后人^③。